



约翰·勒卡雷

# 约翰·勒卡雷的间谍世界：没有美女，也没有枪声

□星河

仿佛每个陌生人都双目炯炯地盯着自己；“花了三天工夫才能发出一封信，结果甚至连回信都没有”；一旦出现以下情况：“从来没有咯吱响的楼梯发出了咯吱响，没有风吹来但是窗户有窸窣声，汽车换了牌照但挡泥板上仍有那条擦痕，地下铁道里看到一张在别的地方看到过的脸”，就要马上搬家。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后者则描写了掌控全局的大人物的点点滴滴——性格中各有弱点；在官僚体系中相互倾轧，升迁无望，宛如机关里斗智与权谋的淋漓展现。

## 《女鼓手》 (小说译为《危险角色》)

间谍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悬念，但《女鼓手》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上来就详细介绍了后续行动的具体筹划，这与希区柯克先把作案步骤交代清楚的《电话谋杀案》倒是颇为相似。

女演员沙莉出身于中产家庭，后来家道中落，又因个人原因辍学，但在内心里却把这些不幸归咎于社会，开始接受极端思潮影响。按照勒卡雷的一贯解释，这种人往往“是为了弥补他做艺术家的不足，是因为他没有慈爱的童年”（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）。

在一场恐怖袭击发生之后，以色列情报部门将沙莉“请”来，帮她重新梳理身世，做通思想工作，然后交给她一项特殊任务——出演恐怖分子头目弟弟的情人。即便没有上述思想铺垫，沙莉也会接受这一工作。她是一名天生的演员，这是她最能体现自我价值的一次演出。

“男友”被秘密处决后，恐怖分子头目开始注意沙莉。沙莉的一系列出色表演，最终使对方丧失了警惕，让她把她接到身边。这正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初衷，他们追随而至，击毙了这名制造罪孽的凶犯。

## 《俄罗斯大厦》 (小说译为《莫斯科情人》)

背景是改革之初的苏联，开篇就是大段的对话与冗长的叙述，一如勒卡雷的标准风格。不过电影把这些叙述实量化了，为了避免单调还不停地变换视角。这些镜头告诉观众：苏联科学家“但丁”通过卡嘉联系英国出版商班尼，希望出版一部手稿，但手稿却被阴谋阳差地送到英国谍报部门；经过专家鉴定，手稿精确披露了苏联的国防状况。

国内很多人接触勒卡雷的作品，最初都应该是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。这部作品不但让读者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间谍，还对不少投身写作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勒卡雷的作品甚至深刻影响到近年来的谍战剧，在《潜伏》《黎明之前》《悬崖》等剧集中都能明显看到它们的影子。

约翰·勒卡雷，原名大卫·康威尔，其父沉迷女色，行骗多年，令其童年充满谎言与孤独。康威尔成年后曾在伊顿公学执教12年，后进入外交界，成为机关里的谍报人员。《女鼓手》是他日后创作间谍小说打下了基础。《冷战谍魂》是以“约翰·勒卡雷”为笔名的第三部作品，使他一举成名。此后勒卡雷退隐乡间，专事写作，著述颇丰。诸多资料，网上应有尽有，在此恕不赘述。

正因为勒卡雷做过间谍，所以他才能把间谍工作描绘得如此真实而具体。他笔下的间谍故事鲜少刀光剑影，也没有那么多巧合与洒脱，每一步都看似平常却又如踩刀锋，在貌似缓慢的节奏中逼真地再出现真正的间谍行业。

## 《冷战谍魂》 (小说译为《柏林谍影》)

作品原名可作多种解读，直白的“冷落”与隐含的“冷战”都借此得以表达。这是让勒卡雷崭露头角的作品，有了它才有了后来包括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在内的诸多佳作。

《冷战谍魂》与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截然不同。前者刻画的是战斗在一线的底层间谍——“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

虽然丹麦导演托马斯·温特伯格的《酒精计划》(Drunk)在欧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：除了入围2020年戛纳电影节之外，在前不久的“欧洲电影奖”评选中更是一举拿下四项大奖，并将代表丹麦征战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。但是有一点我们也无须讳言，那就是对于国内观众而言，看过此片后，除非是“麦子叔”——男主角，在好莱坞大火的丹麦电影明星麦克斯·米科尔森的“饭”，大多数观众都会有点“懵”。他们恐怕会觉得，是，这还算不错的一部电影，可是真的有那么好吗？这不就是一个讲述中年危机的故事吗？有的桥段还显得有些突兀、生硬……如果说好，究竟好在哪里？

尽管很多米科尔森的粉丝认为只要看偶像跳舞芭蕾那一段就够了，但显然其他观众不会这么想。我们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它“值得”欧洲电影奖。但“欧洲电影奖”这个奖项不就说明了问题吗？对于欧洲人来说它所引起的“共情”显然是更大的，这种共情是围绕着酗酒与自杀这两个核心议题展开的，这两个议题本身以及彼此之间都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实话实说，《酒精计划》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带给观众的启迪，恐怕要比温特伯格之前的两部作品，即《狩猎》和《家宴》要逊色很多，但有一些特点他依然保持了，比如北欧导演偏好的哲学性，在片头他就直接引用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、哲学“金句”制造者、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一段话：“青春是什么？南柯一梦罢了；爱情是什么？梦中的幻觉罢了。”这无疑给全片奠定了一种克尔凯郭尔式的基调，一种渗透着绝望情绪的基调。

在影片拍摄期间，温特伯格的女儿因为交通事故意外丧生的事件，又为这部影片平添了几分悲剧情色。大多数观众容易简单粗暴地将高收入与幸福画上等号，但北欧的这些高福利国家告诉我们并非如此——他们的自杀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。值得注意的

## 《酒精计划》： 幸福与幻灭

□黑择明

勒马，及时将故事拉回了成人世界，甚至让中年人岌岌可危的夫妻关系都得到了表面上的修复。然而，他们逐渐加大了酒量——酒精诱惑逐渐开始超过了科学实验精神，在他们以为一切皆可控制的时候，已经成为了酒精的俘虏，他们不仅将酒瓶藏在包里，把酒倒在保温杯里，还把包和保温杯到处藏匿。当周围的人察觉到这一切，他们已经成为酒精依赖症患者了。这个中年F4(他们也就是F4现在的年纪)到处闹事，弄出各种丑闻，之前的各种和谐顿时如同肥皂泡一般幻灭，婚姻破裂，家庭鸡飞狗跳，工作单位同事也都侧目而视。独居的体育教师选择了蹈海自杀，他的死令几位酒友震惊，他们似乎收敛了自己，“回归”了社会，但显然不能再和以前一样回到“正轨”，历史教师试图挽回婚姻，和妻子通过手机重新联络，而对方也似乎慢慢选择了谅解，但这种略显温情，带有鸡汤味道的情节并不能改变这部影片“丧”的本质特征。如果说在电影开头，“正轨”上的他是紧绷的，朋友们怎么怂恿他跳舞他都拒绝，那么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终于“放飞自我”。在中学生的毕业派对上，他跳起了爵士芭蕾(虽然对于一个荒废练习很久的中学教师来说，这舞蹈过于专业了)，最后纵身一跃，定格——电影就此结束。从运动轨迹来看，他肯定掉进了大海。但是并不意味导演说这就一定是自杀行为，因为没有人会在这么多人在场的情况下自杀，他一定很快会被捞上来的。但是这个动作无疑是一种“离开”，是一种对岸的“厌离”。

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有一句名言：真正有价值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自杀。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，这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。当然也有人认为，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——北欧人民是太富足了，冬天太冷，夜晚又太长，所以需要酒精的慰藉，但在这么富裕的童话国度还想寻死，那就是吃饱了撑的。其实这种观点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文化差异，很多时候自杀不是因为遭遇了什么重大变故，而恰恰是因为在一派岁月静好的生活中找不到活着的理由。克尔凯郭尔虽然是绝望的，但是他并没有自杀，因为他有上帝。但进入现代性社会之后，上帝已死，用尼采的话说，是被我们自己杀死的。酗酒同样也与现代性有关。在前现代社会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豪饮的赞美，到了现代社会，尤其是资本主义城市的兴起之后，它更多与“罪”相关。但同时就



《酒精计划》电影剧照



《酒精计划》电影海报

在奥斯纳德的强行招募下，潘代尔只得像一名优秀编剧，按照“观众”需求编写故事，虚构出“沉默反抗军”之类应付差事。

直到好友死掉，潘代尔才知道玩大了。当奥斯纳德与大使近乎游戏地讨价还价时，潘代尔却在以命相搏。他要说出真相，阻止美军入侵。可战争还是险些降临，小游戏的筹码押上了一个国家的命运。倒是最后的爱情感白给观众留下一丝尚未泯灭的希望，毕竟爱情是“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”（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）。

## 《永恒的园丁》

与改编自勒卡雷作品的其他影片不同，《永恒的园丁》基本上是一帧帧非洲风情画。当然镜头展示对话来开篇，已成为“勒卡雷电影”的通例，本片也不例外。不过对话的结果十分阴郁：外交官贾斯丁的妻子苔莎在旅行途中死于非命。

贾斯丁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，唯一的嗜好就是伺弄花草。但在她携妻前来非洲之后，宁静的生活却被打破。苔莎是一名略带左倾思想的女性，不顾自己有孕在身，致力于改善当地人的卫生条件，为此不慎流产。在工作中苔莎发现大公司治病为名进行人体药物实验，于是开始调查。

苔莎死后，她与当地人染的流言四处传播，贾斯丁也半信半疑。但在一番追查之后，贾斯丁一步步接近真相，曾怀疑妻子不忠的他至少明白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苔莎对他的爱情没有变质，为此他失声痛哭。

不能让妻子白白死去，贾斯丁决定彻查此事。“没有爆炸性的泄露，没有电光一闪，没有高呼‘我找到了’”（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），而是层层剥茧般地不懈追踪——这又是勒卡雷的典型风格。

## 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

对这部耳熟能详的作品不做更多介绍，一句话无剧透简介：这是一个英国间谍机构追查潜伏在其内部的苏联间谍的故事。英国间谍机构被称为“圆场”，潜伏间谍被称为“鼹鼠”。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与《荣誉学生》《斯迈莱的人马》并称“斯迈莱三部曲”。

在这部作品里，间谍主人公不像007

那般舞刀弄枪，而是像普通人一样陷于各种文牍与琐事。斯迈莱其貌不扬，但充满睿智，因与在权力斗争中落魄的上司“总管”关系密切而被逐出谍报机构。但他退役之后，又因一起“鼹鼠”案被请回来收拾残局，一步步揭开了潜伏者的真面目。在整个过程中，

我们看到的并非种种惊险，而是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、人浮于事、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。斯迈莱不但要面对这些，提防友军的暗箭，还要忍受妻子的不忠，她与情人幽会时乱开支票簿，逼得斯迈莱不得不去当铺寄售学生时代收藏的善本……但就在这种压抑难挨的环境下，他们依旧做着惊天动地震撼全球的大事。

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，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都是间谍小说的最好范本。

当然还有许多作品没有提到：《召唤死者》《德国小镇》《完美的间谍》《伦敦口译员》……可惜勒卡雷是个不愿抛头露面的人，他隐居乡间，沉湎于自己所构造的间谍世界，在貌似琐碎的叙述中昭显逻辑与力量。此外他还留下诸多谜团，就连他笔名的来历都有数种说法，因为他无法让人相信这个名字根本没有出处。所有这些都会随着他的离去而烟消云散，也许勒卡雷很快就会被遗忘，唯一给我们留下的只有那百读不厌的作品。

(按：2020年12月12日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约翰·勒卡雷去世，享年89岁。)



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电影海报